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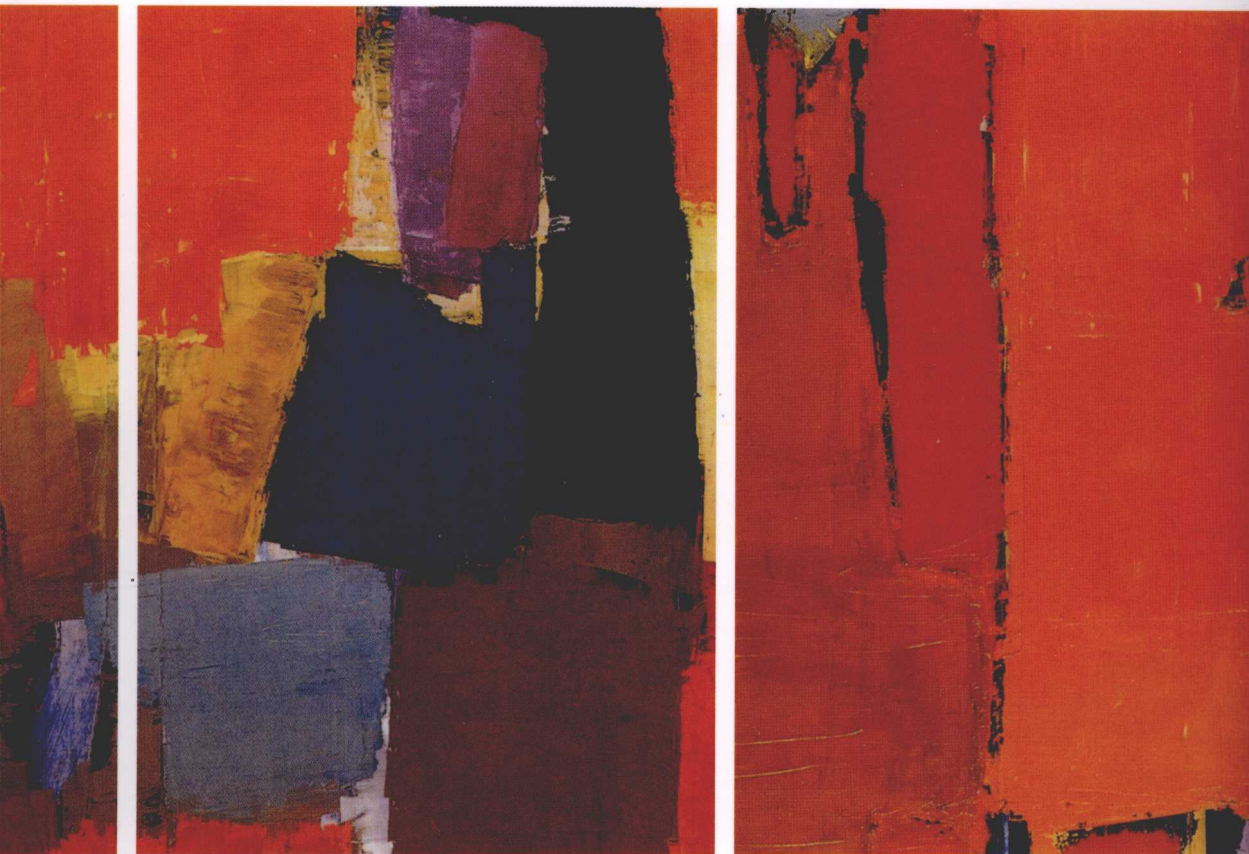
宮部み雪

勇者物語

Brave Story II

〔日〕宮部美雪 著 林青华 译

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寻找生存的勇气 一部跨越时空挑战想象的勇者之书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勇者物語 Ⅱ

〔日〕宫部美雪 著

林清华 译

宮部みゆき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5468

BRAVE STORY (Ⅱ)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2003 by MIYABE M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者物语(Ⅱ)/〔日〕宫部美雪著;林青华译.—北京: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302-0923-3

I. 勇… II. ①宫…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3999号

勇者物语(Ⅱ)

YONGZHE WUYU

〔日〕宫部美雪 著

林青华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00×990 16开本 23印张 395千字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0923-3

I·890 定价:25.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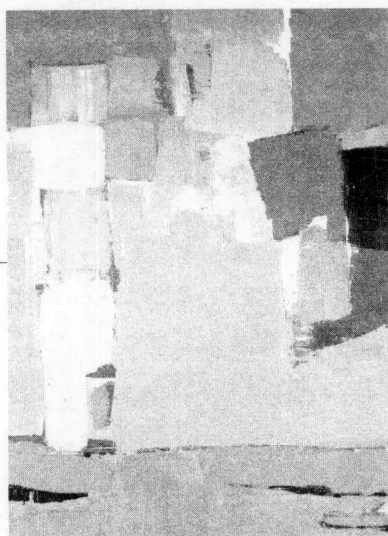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二部

二十一	伤心沼泽	5
二十二	提亚兹赫云镇	10
二十三	黑暗的水	16
二十四	死亡的幻影	32
二十五	北方凶星	37
二十六	前往萨卡瓦老家	47
二十七	重逢	53
二十八	萨卡瓦的长老	64
二十九	鲁鲁德的国营天文台	73
三十	帕克桑博士如是说	81
三十一	第二颗宝玉	92
三十二	亘	94
三十三	逃亡者	103
三十四	呼唤者	108
三十五	利利斯的惨状	116
三十六	西斯蒂娜教堂的地牢	124
三十七	乔佐的翅膀	136
三十八	冰封之都	143

三十九	教王	150
四十	分隔的心	169
四十一	加萨拉之夜	185
四十二	深夜的对话	195
四十三	暗杀计划	199
四十四	逃出加萨拉	207
四十五	皇都索列布里亚	220
四十六	常暗之镜	232
四十七	龙之岛	244
四十八	毁灭皇都	256
四十九	镜厅	264
五十	分手	272
五十一	“旅客”之路	285
五十二	亘独闯前路	297
五十三	可以取回的东西	301
五十四	决斗	309
五十五	命运之塔	324
五十六	亘的心愿	335
终章		352

第二部



二十一 伤心沼泽

亘被风卷起，向着黑夜之巅飞翔，高得令人眩晕……

看见星星。从眼底浮云间隙，看得见街市灯火。一当被吸入龙卷风中央，便静得不可思议，不断上升的气流宛如母亲抱婴般轻柔地托着亘，不使他坠落地面。

不一会儿，高度渐降，来到云层下。无从估计已被带出多远。俯视脚下，是一片昏暗，分辨不清是屋顶、牧场抑或山边。不过，高度仍在下降，似乎并不是龙卷风在下降，而是亘在龙卷风内的位置逐渐下降而已。

不久，脚踩到地面了。一离开龙卷风的环境，亘就像突然想起右腿的伤一样，火辣辣地痛起来，他一下子歪倒在地上。这里是湿湿乎乎的土——不，是泥浆海似的方。

猛一醒悟回头望去，正好看见银色龙卷风的尾巴，隐没入云层之中。天空仍旧晦暗，星辉闪烁。

虽然美鹤说，亘被刮往何处他管不了，可那龙卷风真是轻柔，救人于危难中。与在加萨拉被关于拘留所原因不同，这次确是死亡迫在眼前。

——那小子已两次救我的命了。

身下泥土虽冷，但柔软。冷气侵骨，把人都要冻僵了。总而言之，瘫坐在这种地方不是办法，他想站起来，但太滑，没有成功。想抓住个什么东西，但视野所及，草倒是长得好，是些芒草、苇草之类，借不上劲。

到亘尽力用双腿站立起来时，已浑身沾满泥浆。包扎伤腿的绷带也黑乎乎的。不早点弄干净的话——妈妈是怎么说的，可能要染上可怕的破伤风或者败血症呢。

拨开芦苇似的草前行，穿越草丛，前方是漆黑的平地，非常宽阔。走近看，才知道平地并非广场，而是沼泽。水面在夜风下微微荡漾，反射着星光。站在沉睡般波澜不惊的沼畔，置身清凉的空气中。

亘打了个喷嚏，身体颤抖起来。

这是在哪里？一片漆黑，简直要冻僵了。

借着星光，环顾四周。沼泽很大，看不到边。长满类似茅草芒草的湿地，似乎也同样宽广。

只有一个地方——圆形的茂密树林，呈现在亘右前方。在碗状的树林中央，似乎亮着微弱的光。亘凝神注目良久，看自己是否把接近地平线的星辉，误认作是树林之中的微光。但看不清。

亘双手抱肩，摩挲着增加哪怕些微的暖意，迈开步子，总之得走动，不能在此干等着得肺炎，走起来会暖一些，说不定走着走着天就亮了。

亘缓慢地向前走，随着接近树林，可判明那亮光不是星光了。亮光不是在闪烁，而是在摇晃。大概是提灯或松明吧。有人——

湿原上感觉不到有生物的气息，清冷彻骨，但随着接近树林，听得见“咕、咕”的野鸟叫声。再进一步，看见了林中小小的三角形屋顶。比拉奥导师的小屋小一号的小房子建在林间，仿佛有意躲藏起来。从远处望见的亮光，毫无疑问是小屋透光的窗户。

亘敲门打招呼：“对不起，有人吗？打扰啦。”

没有回答。亘继续敲门。“我是路过的人，迷路了，不知该怎么办。屋里有人吗？”

传来轻轻脚步声，门向里打开了。一个身穿黑袍、脑袋包在头巾里的小个子窥探着来人。

“啊，很抱歉，半夜三更的。”亘低头致意，“我迷路了。看见灯光，便过来了。可以让我休息一下吗？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吗？”

头巾下传来令人意外的、轻柔的声音：“你受伤了哩。”

这是个女人。亘望向扶住门板的手指。纤长白皙的手指。

“请进。给你处理一下吧。”

女人退到一旁，让亘进屋。小屋里暖炉烧得正旺。窗边煤油灯放出光芒。暖炉旁的摇椅轻轻晃动着，她刚才就坐在这摇椅上？

女人让亘坐在小木凳上，麻利地为他处理了伤口。还给了亘一杯热的甜饮。

“谢谢。真是多亏您了。”

对于亘表示的谢意，女人的头巾点了一点，接受了。看不见她的脸。因为

她头脸一直被头巾包严了。

“换换衣服比较好吧。不过，没有你合身的衣服呢。”

“没关系。”

“至少也得换一下衬衣。衬衣大一点也没关系。”

有了干爽清洁的衬衣，真是太好了。女人收拾起亘脱下的衬衣和解下的绷带，走出屋子。

狭窄的小屋里家具不多，似乎别无他人。摇椅旁的篮子里，放有黑糊糊的线球和刚开始编织的衣物。亘已缓过气来，好奇心随之而来，他探头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是很小的衣物——像是给婴儿穿的，还有袜子，也是很小的。那么说，这个人有孩子？

可如果是那样，也有奇怪之处。篮子里的毛线和正在编织的东西，都是黑色的。给婴儿穿的东西，岂有用黑色毛线编织的吗？

——那个人的衣服也是黑色的哩。

“那个……”因女人返回了，亘问道，“对不起，您莫非是魔道士？”

女人停止了动作，仔细打量着亘。

“不不，因为您一直戴着头巾。或者，您是读星人？独居在此进行研究？”

包着头巾的头低垂下来。女人走到摇椅旁，坐下来，小声说道：“我的事，还是不知道为好吧。”

极其哀伤的语气。

“马上要天亮了。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走出这个森林的另一边，就会有一条小路，不用多久，就会到达叫作‘提亚兹赫云’的镇子。去找镇长，他会热情招待过路人的。”

“明白了。”亘郑重地低头致谢，“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很抱歉我问了失礼的事情。不过——那个，我、当时很为难，所以太高兴了，太谢谢了。我很想知道大恩人的名字和样子，所以就……”

女人稍微歪一下头。然后抬起白皙的手，取下头巾。

亘心中大叫一声：啊！

——她是田中理香子。

父亲的情人。父亲抛弃母亲和亘离家出走的原因。而她竟还上门声讨母亲。

长得一模一样：像得令人厌恶。

“抱歉之前失礼了。”女人和缓地说。她脸上没有丝毫笑容，双眉和眼角无力地下垂，与田中理香子一来就要干架的撇起的嘴角、上挑的眼角完全不一样。

不过，连发自唇间的声音也极相似。至少令人想象，那理香子平静地说话时，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嘛，一直就是这身丧服打扮，所以直到刚才，都忘记了自己戴着头巾。”亘说不出话。这反倒好了。因为他如果能说话，肯定会说出莫名其妙的话来。

“你怎么啦？如此惊讶？”

女人说着，迈前半步。亘后退一步。

“呵……”女人困惑地单手托腮，说道，“是我吓着你了吗？如果是的话，很抱歉。可，这是为什么呢？”

“很抱歉，”这种话，如果是田中理香子，一辈子也不会说出口的。于是，亘多少恢复正常了。这里是幻界，不是现世。那个女人不可能在这里。

“对、对不起，”亘摇摇头，“您跟我认识的人非常像，我大吃一惊。”

“原来是这样。”女人点点头。不过，仍旧没有笑容，连应酬式笑容也没有。是沉浸在哀伤的深渊里吗？

“您刚才说过‘丧服打扮’，发生了很伤心的事情吗？”

女人轻轻走到窗边，熄灭了煤油灯，然后点点头。

“这个沼泽叫做‘伤心沼泽’。”

即使煤油灯熄灭了，小屋内仍微明可辨。的确开始天亮了。亘也走过来，与女人并站在窗边，从这里可以眺望黑色沼泽的水面。

“只有极其哀伤的人，才准许生活在沼泽边上。如果哀伤消失了，就必须离开沼泽。住在这里期间，只能穿黑色衣服。离开时，把黑衣投进沼泽里。”

“不露笑容也是规定吗？”

“对，在这里期间得这样。”

“是谁定的呢？”

“是提亚兹赫云的法令。”

女人低下头，不知何故，用手掌摩挲着自己的肚腹：“我原先是那个镇上的居民。如果能回去就好了……”

亘终于醒悟到她的举动了。难以置信。不过……

“您腹中有孩子了吧？”

女人更深地俯下了头：“是的……”

这一点也跟田中理香子一样。那个女人说过，她和爸爸有了孩子。一模一样。是偶然？或者，幻界和现世有某种同步之处？

“你怎么了？”女人窥看一下亘的脸，“你直冒冷汗……可能是过沼泽地感冒了吧。”

亘拼命想用这句充满关切的话来管住自己混乱的心绪。这个人不是那个女人。因为她是那么富于同情心。这个人的生活态度，肯定跟那个女人截然不同。

有了孩子，本该是很可喜、开心的事情，可这个人却很伤心。对了，一定是这孩子的父亲，即这个人爱着的人亡故了，所以隐居在这里，和腹中的孩子一起哀痛不已。肯定是的。

“请鼓起精神吧。”亘说道。没关系。我也能亲切待她。因为她不是那个女人。

女人抬起头，看着亘。这时，正在上升的朝阳正照在她脸上。与理香子一模一样的脸上映着金光。看着她善良的眼眸，亘还是感到怒气上冲，他急急地把它封闭在心里。不对，不对！这是另一个人！

“好孩子，谢谢你。”

女人轻抚亘的肩头，把他推向小屋门口。

“不过，你得离开了。你安慰我说的话，请不要告诉提亚兹赫云镇的人。”

然后，她连一句“再见”也没说，便关上了小屋的门。

亘绕到屋后，看见了穿越树林的小道。这里不如沼泽边潮湿，亘耳听小鸟们清晨的相互问候之声，慢慢迈开了脚步。穿过树林，小路随即变宽，是宽敞的大路，有达鲁巴巴车的车辙印，有箭头标志的路标。

“提亚兹赫云就在前方。”

在压印般的漂亮字体下，有一行潦草的字：

“你若幸福，就与你无缘的城镇。”

二十二 提亚兹赫云镇

真的是“就在前方”。

在平坦宽广的原野中央，筑起了好看的圆形白色石垣，围住城镇。在面向大道的一侧有个比加萨拉镇小得多的门，大个子看守在瞭望台上抽烟。

漠然觉得，这里不同于迄今所见的城镇。他边走边想是哪里不同，这时，看门人向他大声喊话。

“喂——，那位走过来的小家伙，你来提亚兹赫云镇有事吗？”

亘不暴露出腿上的痛楚，思考着如何回答。刚才的潦草字体浮现眼前。现在的我幸福吗？

最终，他坦率地答道：“我不清楚。我迷路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还在博鳌国里面吗？”

看门人把烟卷叼在嘴边，纵身跃下地面，向亘走来。

“毫无关系。这里是阿利基达国。说来，阿利基达好大哩。从这里去与博鳌交界的关口，比从这里去阿利基达的首都还近。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从利利斯郊外过来。”

看门人“嘿”地发出惊讶之声，连烟卷也掉在脚下。他是个眼睛湛蓝的兽人。

“从那么远来？步行？好像受伤了嘛。”

当亘说明自己被龙卷风刮到天上，坠落伤心沼泽时，看门人又吃了一惊。不过，他感到吃惊的，似乎并不在于龙卷风。

“你说什么？掉在伤心沼泽？”他胡子颤动着，呻吟道，似乎承受不了这个消息。

“哎，小家伙，你在沼泽边见到了什么？”

亘说了自己求助于黑衣女子。可他还没说到一半，看门人已经挥舞着两只手，一副晴天霹雳的模样。

“你说小屋？你说那女人住在小屋？糟啦糟啦！雅哥姆那家伙，真的自己

搭建了小屋啊！”

他仰天喊叫着，要来背亘，说是亘脚痛不便：“小家伙，你得来一趟提亚兹赫云！镇长想见你。”

进入镇内，刚才不协调感觉的缘由马上就明白了。镇上的建筑物都是平房，屋顶平坦，檐槽极粗大，而且建筑物都紧挨着。看样子屋顶面积加起来，要比全镇道路面积加起来要大得多吧。

“很罕见的房子呀。”亘在看门人的背上说。

“啊，是嘛。小家伙对这里情况一无所知啊。”看门人笑道，“这种造法，是为了哪怕多接一滴天上降下来的雨水，将雨水严格过滤，一滤再滤之后，我们便制作出‘泪水’。”

“泪水？”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清的水啦，用作给病人的药或者最高级化妆品的原料。”

镇长之家位于连体立方体般的建筑物的中间。为了走到那里去，要一再打开住户的大门，从中通过，亘一直提心吊胆要被人家责骂。

“因为这个城镇是这样的建法，所以会有通行用的房子。”

的确如此。亘深以为然：怪不得看不见家具，但未几抵达了“镇长办公室”，也是煞风景地空空荡荡，与通行用的房子没有多大差别，仅有俭朴的办公桌和椅子，小桌而已。

“哎呀呀，我是镇长马谷。”

马谷镇长是水人族。他比基·基玛更有鱼类的味道。头顶上有大大的红色鱼鳍，像鸡冠般立在那里。一吃惊，圆眼睛便骨碌碌转动。

在这里，由其他种族担任要职，而不是安卡族。说是在托利安卡魔医院遭遇老神教信徒的事应无妨吧——亘简单说明了这些，连在沼泽遇上黑衣女子的事也说了。不过他听从了她的忠告，不提安慰过她的话。

“哎呀呀，这可又叫我吃了一惊哩。”马谷镇长用带蹼的大手“啪啪”地拍打自己的脑袋，“亘先生，你这么小年纪就是高地卫士了吗？了不得、了不得。可你的伙伴很担心你吧。”

不过，说到水人族。

“从这里折向西，过博鳌国境再往西去，就是你伙伴的故乡萨卡瓦啦。他们从事运输，消息灵通，所以你找到那里，可能会找到你伙伴的行踪。”

亘松了一口气，好开心。

“谢谢您啦。我马上到萨卡瓦去看看。”

“哎呀呀，你还是等伤好了再去为宜啊。这里可有好药哩。用‘泪水’煎制的药，比药店卖的药功效好多啦。”

镇长看来挺会做生意的。

“不如这样吧，镇长——”原先一旁待着的看门人慌慌张张地催促道，“该喊雅哥姆的老婆来了吧？”

镇长快速地瞥一眼亘。不是怀疑的目光，反倒是担心的样子。

“亘先生虽说是个出色的高地卫士，但还是小娃子嘛。被卷进这种事情，我也不乐意啊。”

“可是，那女人自从被流放以后，谁也没去看她吧？能从亘先生处打听，可就省事啦。”

“流放？”亘随即反问道，“那女人是被赶出镇子的？”

她是说过，“我原本是提亚兹赫云的居民——”

“好吧。”马谷镇长悲伤地垂下头，简短地说了一句，站起来，“亘先生，请跟我来，马上就到的。”

因为不用背亘啦，镇长让看门人返回岗位，自己牵着亘的手出门。通过一个通道之家，打开下一道门时，镇长朗声说道：

“哎，妇女们，大家今天还好吗？”

这里似是个病房。明亮温暖的房间里，摆放着六张俭朴的床。其中的五张有人。虽然种族各异，但都是女人。

“噢，莎拉，探视母亲吗？”

最近前的床上躺着一个瘦削、脸色很差的安卡族女人。旁边依偎着一个上幼儿园大小的女孩，神色黯然。镇长抱起女孩，亲亲她的脸颊，说：

“莎拉是个俊丫头啦。不过，还得再打起点精神。白天得到太阳下玩一玩。”

女孩很可爱。因为视线相遇，亘向她显露出笑容，但她还是眼神忧郁。

“对不起，镇长先生，”床上的女人脑袋耷拉在枕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表示歉意，“我已经好了很多……”

“别操心了呀，萨达米。在你来说呢，千万别老惦记这事儿。好吗？连‘泪水’煎制的药也不能治愈的病，这世上只有一种药可疗救。那就是‘时间之药’啦。”

镇长把莎拉放在床上，抚摩她的头，脸上笑咪咪。

“好啦，我得带这位小客人外出，各位就按医生的吩咐放心养病，好吗？”

亘向大家点头致意，紧随着镇长返回办公室。两人相对坐下，镇长的眼神变得和莎拉一样阴沉。

“亘先生，”镇长开口道，“你在伤心沼泽边上遇见的女人，是这个镇的居民，叫莉莉·茵娜。三个月前，她因某个原因，被逐出本镇。未得到我——和我所代表的居民们同意，莉莉不得返回这里。也不得搬往别处。因为被提亚兹赫云流放的人，是没有任何村、镇会收留他们作为居民的。”

“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是因为她做了什么事吗？”

马谷镇长叹了一口气，头顶上的鳍摆动起来。

“在说这一点以前，得先大致说明一下提亚兹赫云的建立过程和历史。”

据说，提亚兹赫云在南大陆形成联合国家之前很早，便以“悲伤之城”广为人知。

“本镇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城镇并无特别不同。所不同的，仅是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他们移居此地的目的，是为了回味和慰藉自己在故乡的那些撕心裂肺的伤心事。也就是说，这里是‘心病医院’，是伤心病治愈前的临时栖身之所而已。所以，房屋、家具、用品，一切从简。”

悲伤一消失，随时可离开这里。每一任镇长，都对要离开的居民说：

“但愿永不相见！”

据说这样的告别是规矩。

“悲伤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失去心爱之物的，有被自己信任的人背叛的。我们不会深究因由。只是一起生活、互相扶持，静待时间过去、伤口愈合而已。既有半年便离去的人，也有十年不愈的人。因为心灵被伤到何种程度，实在因人而异。”

据说，由雨水精制“泪水”，以此维持城镇生计，并非很久远的事。

“真正开始精制‘泪水’，是约三十年前的事。我的前任镇长脑子特好使，他发现此地的雨水尤其清澈而精制水的工作，需要耐心，虽然是安静、单纯的事，却不能作为副业对待的，所以沉浸在悲伤里的人很适合这工作。”

城镇以此为业，建起了现在的房子。“泪水”在阿利基达国内，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出售，据说城镇因此财政充裕。

“此地降雨为何如此清纯，原因尚不清楚。据沙沙雅的读星术大学者说，西

边遥远的安地亚高地常年被纯白的雾笼罩，白雾被风刮下来，正好在此地变为雨水。”

安地亚高地——就是神秘的迪拉·鲁贝西特别自治州的所在地。没错，是信仰老神的地区。

“不过，无论多么清纯的雨水，若不经过滤，不会变成‘泪水’。如果过滤了，水将变纯，剩下不洁之物。我们将这些不洁之物丢弃在离镇子不太远的、鸟不至鱼不游的黑暗沼泽地。那就是‘伤心沼泽’了。”

那么说，那沼泽等于垃圾场了。亘回想起那种冷飕飕的泥浆感觉和波澜不起的水面。

“这里就是这样的城镇。”马谷镇长继续说，“居民来自各地，人口众多。所以，有很重要的规矩。因为大家都为疗治悲伤而来，所以要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相体谅。在提亚兹赫云不可再出现争执或纠纷，不可成为新的悲伤根源。然而，莉莉·茵娜是我们镇子漫长历史中第一个公然打破这个规矩的人。”

据说她偷了别人的丈夫。

“病房中那个瘦弱、患病的女人叫萨达米，她的丈夫叫雅哥姆，是个行商，不知何时起，莉莉和雅哥姆二人暗通情款，竟然怀上孩子。二人还打算私奔。”

亘眼前一片通红，耳鼓压过来海啸般的巨响，一瞬间听不见声音了，只看见马谷镇长悲伤的面孔和一张一合的双唇——

那女人就是田中理香子。

做了和田中理香子一样的事情。

和田中理香子一样是侵略者。

是吞噬他人幸福的野兽。

“我们了解情况后，立即将莉莉·茵娜流放。因为萨达米希望原谅丈夫，挽回婚姻，所以把他留在镇上。无论花多长时间，都希望他们和解。可是，被莉莉·茵娜迷住了的雅哥姆竟然出走，似乎一边做行商生意，一边往那女人身边跑呢。”

镇长说，莉莉·茵娜是单独流放的，所以那小屋应是雅哥姆为情人搭建的吧。

“莎拉真可怜。”

马谷镇长揉揉眼睛，又说道。

“萨达米他们原先是因为什么伤心事，来到镇上的？”